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4 冊

六朝詠懷組詩研究

李正治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朝詠懷組詩研究／李正治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 96〕

序 2+ 目 2+170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二輯；第 4 冊）

ISBN-13：978-986-6831-24-9（全套：精裝）

ISBN-13：978-986-6831-28-7（精裝）

1. 中國詩 2. 詩評 3. 魏晉南北朝

820.91027

96016181

ISBN - 978-986-6831-28-7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二輯 第四冊

ISBN：978-986-6831-28-7

六朝詠懷組詩研究

作 者 李正治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9 月

定 價 第二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國家圖書館
PDF

六朝詠懷組詩研究

李正治 著



作者簡介

李正治，民國四十一年（1952）生，台灣苗栗縣人。自幼喜愛中國文學，初中時代即學習古典詩創作。大學入師大國文系深造，一直到碩士班畢業。博士班轉讀台大中文所，大開視野。求學歷程受益於兩校師長教誨，以及圖書館資源頗多。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所，目前在南華大學文學系所任教（曾任文學所第一任所長）。研究領域以中國詩學為主。著有《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詩賞析》（偉文出版社，1978）、《六朝詠懷組詩研究》（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1980）、《春秋戰國禮樂思索的正反諸型》（台大中文所博士論文，1990）等書，譯有《意識批評家——一日內瓦學派文學批評導論》（金楓出版公司，1987），編有《政府遷台以來文學研究理論及方法之探索》（學生書局，1988）。

提 要

關於六朝文學的論述，已有林林總總的著作，有的研究其中的作家，有的研究其中的文學類型（玄言詩、遊仙詩、山水詩、詠物詩、宮體詩等），有的研究其中的形式走向（詞藻、對偶、聲律），不一而足。這些論述，大都為六朝文學帶來更為深刻的認識，具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但是有關「詠懷組詩」的全面探討，至今仍付諸闕如。其中原因，大概有二：其一，無人提出「詠懷組詩」一詞，概括六朝許多具有詠懷實質的組詩，使其成為易於指認的詩類。其二，「詠懷組詩」的作品，一向被視為相互間關聯不大，不足成為可供深究的論題。因為這兩個因素，詠懷組詩不能提昇為整體的現象，於是許多組詩的產生，無由得到完整的解釋，即連後代的類型模仿，也幾乎失去解釋的線索。

事實上，詠懷組詩存在於六朝，是個真實存在的現象。自阮籍的詠懷詩出現之後，這類作品相引而生，左思的詠史詩，郭璞的遊仙詩，都是人人耳熟能詳的詩篇。古今詩評不僅點明這些作品具有詠懷的實質，而且給予超越六朝綺靡時風的評價，這種看法，相當一致。評價的重要性，更增加研究的價值；現象的探討，足以解釋唐代以來類似六朝組詩的模仿與擴展，故本文便以「六朝詠懷組詩」為研究的主題，希望藉此探明這一現象的產生、發展，以及詩歌的風貌，並理出承先啟後的線索。

研究「六朝詠懷組詩」，首先遭遇到歸類的問題：那些作品足以歸到詠懷組詩的類下？這有兩個條件，作為衡量的基準：詠懷實質和組詩形式。滿足這些條件的作品有：曹植〈雜詩六首〉，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左思〈詠史詩八首〉，張協〈雜詩十首〉，郭璞〈遊仙詩十四首〉，陶潛〈歸園田居五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雜詩十二首〉、〈讀山海經十三首〉，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擬古八首〉，庚信〈詠懷詩二十七首〉。這些詠懷組詩，又可依題目區分為五個類型：即以「雜詩」為題，以「詠懷」為題，以「詠史」為題，以「遊仙」為題，以「擬古」為題。這些類型，即是唐代以來一般詩人模仿並擴展的對象。

在類型之外，六朝組詩產生的因緣，涵蘊的心靈世界，以及表現方式和藝術風格，也是本文研討的重心，經由這多層面的探討，將使我們更深一層了解詠懷組詩的獨特面目和成就。

初版弁言

這本小書，是我修碩士時寫的，寫成之後一直束諸高閣，現在才有機會出版，如果作品也有年齡的話，那麼這本小書自呱呱墮地迄今，也已經二十七歲了。

當初原計劃從語言學的各種角度，重新窺探中國詩話語言的表現，但由於語言學的準備知識大大不足，寫起來左支右絀，因此必經重起爐灶，於是才構思起六朝詠懷組詩的議題。六朝詠懷組詩在後代評價甚高，繼承其精神而仿擬及自出機杼的作品亦相續不絕，作為始源者的歷史階段必然具有最為重大的意義，而這一實際存在的整體現象亦有待研究者的闡明。當時並無前行論著專門探討此一問題，故只能在盡量攝取古今詩評的知識背景之外，自行提問，自行解答。昔日焦心苦索，夢想觸及這一歷史現象內在外在的真相，如今披閱舊作，只能說走了一趟「初探」之路。

書中曾提出「層境美學」及「生命美學」之說，是我在碩士階段對中國美學核心的看法。生命美學以生命哲學為基礎，同時亦構成中國文學藝術的基礎。生命哲學在中國以儒釋道三家為大流，對於人類心性與生命境界均有其根源性的見解，對於文學藝術的美學評準亦影響深遠，因此合心性與生命境界的評準，以及文學藝術特有的美學評準，可以解釋文學藝術的一些重要的評價問題。舊日曾夢想為生命美

學建構一個理論上的大系統，內核為中國的價值宇宙，即儒釋道三家的宇宙觀、心性觀與生命境界觀，下接文學藝術特有的心靈內感及藝術表現問題，但至今尚未進行專書構思，僅有吉光片羽描述其整體輪廓（見〈開出「生命美學」的領域〉，《國文天地》105期，1994），但願此一夢想能有實現之日。

學術之路，一階段有一階段的風景，新不必勝舊，最要緊的是，它是一個更大的人生體驗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一本小書，我也特別珍惜了。



自序

關於六朝文學的論述，已有林林總總的著作，有的研究其中的作家，有的研究其中的文學類型，不一而足。這些論述，大都為六朝文學帶來更為深刻的認識，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但是有關「詠懷組詩」的全面探討，至今尚無。其中原因，大概有二：其一，無人提出「詠懷組詩」一詞，概括六朝許多具有詠懷實質的組詩，使其成為易於指認的詩類。其二，「詠懷組詩」的作品，一向被視為相互間關聯不大，不足成為足供深究的論題。因為這兩個因素，詠懷組詩不能提昇為整體的現象，於是許多組詩的產生，無由得到完整的解釋，即連後代的類型模仿，也幾乎失去解釋的線索。

事實上，詠懷組詩存在於六朝，是個真實存在的現象。自阮籍的詠懷詩出現之後，這類作品相引而生，左思的詠史詩，郭璞的遊仙詩，都是人人耳熟能詳的詩篇。古今詩評不僅點明這些作品具有詠懷的實質，而且給予超越六朝綺靡時風的評價，這種看法，相當一致。評價的重要性，更增加研究的價值；現象的探討，足以解釋唐代以來，類似六朝組詩的模仿與擴展，故本專題，便以「六朝詠懷組詩」為研究的主題，希望藉此探明這一現象的產生、發展，以及詩歌的風貌，並理出承先啓後的線索。

研究「六朝詠懷組詩」，首先遭遇到歸類的問題：那些作品足以

歸到詠懷組詩的類下？這有兩個條件，作為衡量的基準：詠懷實質和組詩形式。滿足這些條件的作品有：曹植〈雜詩六首〉，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左思〈詠史詩八首〉，張協〈雜詩十首〉，郭璞〈遊仙詩十四首〉，陶潛〈歸園田居五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雜詩十二首〉、〈讀山海經十三首〉，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擬古八首〉，庾信〈詠懷詩二十七首〉。這些詠懷組詩，又可依題目區分為五個類型：即以「雜詩」為題，以「詠懷」為題，以「詠史」為題，以「遊仙」為題，以「擬古」為題。這些類型，即是唐代以來，一般詩人模仿並擴展的對象。

在類型之外，六朝組詩產生的因緣，涵蘊的心靈世界，以及表現方式和藝術風格，也是本專題研討的重心，經過這番探討，將使我們更深一層了解詠懷組詩的獨特面目和成就。

本論文的寫作，蒙邱師燮友細心的裁正，終能順利完成，謹此深深銘感於心。並祈博雅君子，有所指正。

庚申（1980）初夏 李正治謹識於
師大國文研究所





目 錄

初版弁言

自序

第一章 詠懷組詩的一般認識	1
第一節 六朝及六朝詩風	1
第二節 詠懷組詩的文學現象	10
第三節 詠懷精神與巧構形似之言	18
第二章 詠懷組詩產生的因緣	27
第一節 文學因緣概說	27
第二節 先秦兩漢言志傳統的承繼	30
第三節 楚辭古詩對組詩形式的影響	36
第四節 政治紛亂及名士殺戮的危機	38
第五節 九品官人與社會風氣的反省	42
第三章 詠懷組詩的類型	45
第一節 類型名義及分類問題	45
第二節 以「雜詩」為題（附陶潛〈飲酒〉）	48
第三節 以「詠懷」為題（附陶潛〈歸園田居〉）	60
第四節 以「詠史」為題	66
第五節 以「遊仙」為題（附陶潛〈讀山海經〉）	73
第六節 以「擬古」為題	79

第四章 詠懷組詩的心靈世界	91
第一節 心靈世界的涵義	91
第二節 士不遇的情懷與憂生的嗟歎	92
甲、壯志無成之歎	95
乙、生命的孤絕寂寞之感	98
丙、人生有限與無常的感悟	101
丁、隱的意識	104
第三節 對現實社會的反省與批判	105
甲、譏評虛偽之風	106
乙、批判高門大戶的奢淫	108
丙、對九品官人制的抗議	110
第四節 理想人物的造型	111
甲、威極八荒的壯士	111
乙、功成身退的歷史人物	113
丙、長生自在的仙界人物	113
第五章 詠懷組詩的表現方式與藝術風格	115
第一節 詠懷組詩的表現方式	115
甲、敘景言懷	118
乙、詠物喻懷	119
丙、詠史寫懷	121
丁、詠仙託懷	123
戊、直述其懷	125
第二節 詠懷組詩的藝術風格	125
甲、各家風格	126
乙、共同風格	134
第六章 詠懷組詩的影響及評價	137
第一節 對後代的影響	137
甲、組詩形式	138
乙、文學精神	146
丙、表現方式	149
丁、藝術風格	154
第二節 後代的評價	155
甲、單論及與六朝時風比論	160
乙、相互比論	163
結 論	165
主要參考書目	167

第一章 詠懷組詩的一般認識

第一節 六朝及六朝詩風

本篇論文既以「詠懷組詩」作為研究主題，「詠懷組詩」一詞，古今詩評及近代文學史雖未提及，然其闡論發端，早已散見其中。本章先談「詠懷組詩的一般認識」，以見「詠懷組詩」是六朝存在的文學現象，並非憑虛杜撰；並說明一般文學史的知識和本專題之間的承接線索。

欲談「六朝詠懷組詩」，應先從六朝詩運著手，統觀六朝之際的詩風流脈，看出詠懷詩的地位。

依唐人詩語習稱的「六朝」、「六代」〔註1〕，均指建都在建康的六個朝代，即吳、東晉、宋、齊、梁、陳。宋·張敦頤撰《六朝事迹編類》〔註2〕，亦指建康的六朝。然「文學史上的六朝」，不必與此南

〔註1〕文人筆下的「煙粉六朝」、「六朝金粉」，皆指偏都江南的六個朝代。「建都建康」為其分辨基準。唐人詠及「六朝」、「六代」的詩語甚多，今略舉數則於下：魏萬〈金陵酬翰林謫仙子〉云：「金陵百萬戶，六代帝王都」，劉禹錫〈臺城〉詩云：「臺城六代競繁華」，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云：「六朝文物草連空」，韋莊〈金陵圖〉云：「六朝如夢鳥空啼」。

〔註2〕《六朝事迹編類》，凡二卷，南宋·張敦頤撰。《四庫提要》史部地理類云：「其書為補金陵圖經而作。」又云：「惟書以六朝為名，而

朝六代盡同，蓋文學史的探討注重縱貫的時間斷限，而不以「建都建康」為準據，因之指謂便互有差異。考察古今關於六朝的詩文選編或批評論著，文學史的「六朝」最主要有二說：

1. 指漢魏之後的晉、宋、齊、梁、陳、隋六個朝代：此一用法自宋已然，為前人選編批評所習用。至其用語方式，則常與「漢魏」對舉〔註3〕。
2. 指兩漢之後的魏、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此一用法較為後起〔註4〕，實為現今所習用。

這兩種說法稍有出入，但只是語詞定義稍微不同，近代一般相關性的討論並未嚴格區別，大抵以魏至隋為斷。這種不嚴格的用法，上可包舉三國，中括兩晉，下沿南北朝至隋，果然利便非常，但其中所涵蓋的，不只六朝，故為本文所不取。本文對六朝的說法，採第二種說法，唯須再進一步說明，如魏外的蜀、吳，南朝外的北朝，以其時限而言，當也包括在內，相當於史學所指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至於「六朝」成為文學批評用語，或文學史用語，固不僅具有時代分期的意義，其可言者尚有數端：

1. 由於隋唐文人造語關係〔註5〕，同名異實的運用於文評，得其精

古迹之中，自南唐以逮北宋，亦具載之，殊失斷限。」見《四庫提要》卷七十。（今藝文本冊三，頁1476）。

〔註3〕凡曰「漢魏六朝」者，均沿此義。觀宋·胡仔編《苕溪漁隱叢話》的時代分類，卷一卷二為「國風漢魏六朝」，嚴羽《滄浪詩話》詩評第二十四條謂：「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六朝」，六朝均與漢魏對舉。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清·嚴可均編《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以及近人蕭滌非著《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亦沿用之。

〔註4〕如章太炎《太炎文錄》卷一「五朝學」中所稱的「六朝」，廖蔚卿著《六朝文論》研究的六朝，均屬此義。

〔註5〕如隋·王通《文中子》言及「六代」，以及註1的唐人詩語。《文中子·王道篇》曰：「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此六代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

簡，不必辭費。「六朝」二字，概盡許多朝代。

2. 文學風氣和藝術面相注重儷采聲韻的表層形式，這是六朝詩風的一致傾向。
3. 六朝承繼兩漢詩類，而為五言詩的發展時代。
4. 言六朝，與漢唐對舉，明晰簡便。

其中最主要者，厥為文學風格的考慮，蓋若無風格的一致性，則分代標舉乃為當然，唯因其時代風格綺麗艷麗，雷同一響，故逕以「六朝」涵括，而在時代分期之外，也著上詩風色彩。

以上辨明六朝時限及文評運用因由，底下則就一般認識略說六朝詩運〔註6〕。

眾所周知，法不孤生，事不獨起，因果的相關性，是人類解釋宇宙間事物的一大原則，也是文學研究的一大方法。盱衡兩漢六朝詩運，六朝詩並不是平地陡起，憑空發生，乃是漢詩類型（樂府詩、五言古詩）與題材的衍續開展，其中關鍵，當以建安為轉捩點。

建安為漢末多事之秋，盜賊蠡起，群雄割據，天下動盪，民生危殆，無論政治、社會以至學術風氣，均已遭逢巨大轉變。在這風雲際會的大時代裏，曹氏父子起而提倡文風，戎馬倥傯，橫槊賦詩，激昂的志氣與瘡痍的感慨，俱化作剛健的文學生命，故建安詩風氣格高舉，寄慨深長，劉勰《文心雕龍》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序篇〉）又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

〔註6〕若平情考察一般人的詩史知識，可說大多得於常見的文學史著，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今有臺灣中華本和華正本），鄭振鐸《插图本中國文學史》（有新欣出版社本），以及其他流傳各大學的文學史教科書，如李日剛、葉慶炳、孟瑤（楊宗珍）諸先生所著。這些文學史，參考徵引許多傳統批評，糅合於個人研究之中，因此在常識性格中間，事實上包含極多古人今人的洞見，但就其成為一般人的文學史知識言，則說為「一般認識」。今言六朝詩運，在此一般認識上說。

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詩篇〉）綜括這時期的詩歌趨向，可分兩點：

1. 拓展樂府詩中寫實的社會色彩

建安社會寫實之風，是承繼漢代樂府的寫實精神。曹操有〈薤露〉、〈蒿里行〉，王粲有〈七哀〉詩，曹植有〈送應氏〉詩，詠歎漢末初平、建安亂事，推源溯流，為漢樂府〈戰城南〉、〈婦病行〉、〈孤兒行〉的擴展。這時期的社會性詠懷，其後由曹植入魏的遭遇，而轉為個人性的自傷自憐，直開六朝詠懷的感傷情調。

2. 漸啟六朝浪漫華采的先聲

建安詩人所感受的人生幻滅與嚮慕遊仙的思想非常濃厚，曹氏父子即肇其端，這固然受到漢代古詩的影響，其實也是個人生命在亂離世界的激傷和祈慕，這種情懷一流逕下，縱啟六朝詠懷、遊仙。至於建安諸子的文人雅集，也漸啟儷采妍對的雕琢風氣，流風所扇，至魏晉而不息（註7）。

六朝詩聲，魏為首唱。魏代詩風，與何晏、王弼引領的哲理清談，竹林七賢寄情的曠放之遊並行，具有玄理及遊仙的色彩，其中詠懷基調最為強烈者，當推阮籍、嵇康。阮籍有〈詠懷詩〉八十五首，為六朝詠懷組詩的典型表現，對於其後的詠懷精神與組詩形式，影響頗大。劉勰論述這一代詩風，曾說：「及正始（魏廢帝年號）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文心雕龍·明詩篇》）

兩晉詩運，劉勰、鍾嶸均有論述，簡明深入，足以徵知一代詩風

〔註7〕以上兩點，參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華本），頁222～226。其中言及華采之風，劉氏舉王粲為例，謂「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等句，已非漢詩風格，漸啟兩晉南朝風氣。他的說法，只是在建安詩人中舉其一斑。

的流變：

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左潘陸，比肩詩衢，采繡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袁宏、孫綽）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能爭雄，所以景純（郭璞）仙篇，挺拔而爲雋矣。（〈明詩篇〉）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時序篇〉）

太康（晉武帝年號）中，三張（張載、張協、張華）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爾俱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晉懷帝年號）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詩品序〉）

上面三段文字，均就兩晉詩運大流而說，釐析可得兩流大端：1. 西晉太康期的雕琢華采之風（註8）。2. 永嘉至東晉的玄理、遊仙風氣。此兩者並非分道揚鑣，互不相涉，而是在東晉的時代裏交融相織，排偶雕采浮現在時興的題材上。一般說來，兩晉詩大抵缺乏深刻的寄託和意境，西晉文士以潘陸爲代表人物，其共同的藝術風貌是「綰旨星

〔註8〕劉大杰云：「太康詩人的作品，實在沒有多大的價值。然而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便是輕視內容與意境，而偏重辭藻，於是造成浮艷華美的風氣。這一點雖不足取，然對於南朝文學的發展，卻有極大的影響。兩漢詩歌，篇目雖少，然皆文字質樸，內容充實。建安正始，辭華漸富，仍能注重內容意境，頗有兩漢遺風。至於太康，時會所趨，無論詩歌辭賦，都用心雕琢，注意辭藻。如陸機所擬的漢樂府古詩，全非漢代面目，滿篇駢詞儷句，完全是太康的流行體了。本來這種浮艷的風氣，由王粲開其端，到了陸機，才至於全盛。」這一體認，有沈德潛的評論爲證，參見《中國文學發展史》，頁235。

稠，繁文綺合」(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語)，注重詞語的「輕綺」，而幾乎掩蓋作者的真情。建安時代的亂離，以及慷慨悲歌的剛健風骨，早已隱然遠逝，太康、建安，標幟兩個不同的文學時代。至於永嘉以來，玄學盛行，一般人大抵無國族存亡的真切感受，沈迷於清談說理，遊仙避世，雖然不無清雋之作，但觀瀾索源，真情流散，故鍾嶸有「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之譏。能超拔於這種風氣的詩人，一躍而為這個時代的佼佼者，因而左思詠史，劉琨感懷，郭璞遊仙，以至陶潛田園，都在時風之外，自樹一幟，成就頗高。此一類詩，一般目為阮籍詠懷的變體，而非純粹綺靡的作品。這種認識，梁時鍾嶸評論郭璞，已給後人有所啓示：「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乘遠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詩品·中》「晉宏農太守郭璞詩」)李善注《文選》以還〔註9〕，詩評界大抵持這種見解。也因為這種見解，許多詩人及其組詩，以其詠懷的性質而相關聯，出現在文學史的探討上，這種情形，本章第二節將加以詳述。

魏晉之後，轉入南朝四代，首先有山水詩的興起，宋謝靈運為其代表人物。山水詩的盛行，固然因素繁多，但是遊仙、招隱與自然世界的因緣，卻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理由〔註10〕，因此就詩運走向的眼光

〔註9〕李善在《文選》「遊仙」題下注云：「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鎔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詞兼（本作無，據梁章鉅旁證改）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這種看法與鍾嶸相呼應，影響後代評論郭璞的觀點。然而能產生這種看法，主要因為郭詩的詠懷性質。古今見解的不約而同，正見文學探討某一程度的客觀性。

〔註10〕關於山水詩產生的諸般因緣，除了劉大杰的解釋外，請參考下列數種較為深入的討論：

1. 王瑤著〈玄言、山水、田園——論東晉詩〉，見《中古文學史論》（長安出版社本）第三部份「中古文學風貌」，頁59起。
2. 福洛沁（J. D. Frodsham）著〈中國山水詩的起源〉，鄧仕樑譯，見《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香港中大本），頁117起。
3. 林文月著〈從遊仙詩到山水詩〉，見中外文學《中國古典文學論